

人教版语文同步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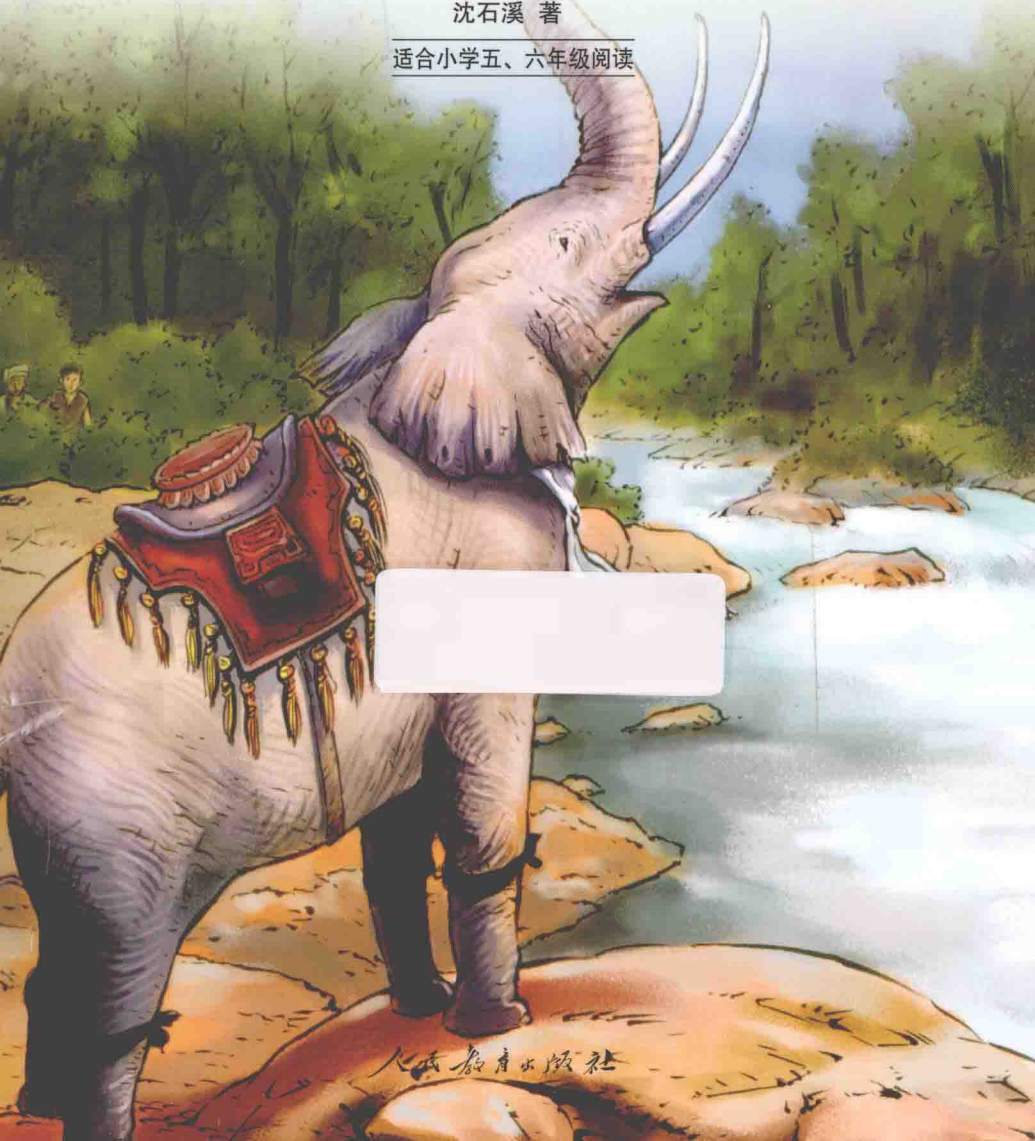
课文作家作品系列

最后一头战象

沈石溪动物小说集

沈石溪 著

适合小学五、六年级阅读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人教版语文同步阅读



课文作家作品系列

最后一头战象

——沈石溪动物小说集

沈石溪 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选择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：

您手中的这本书已入选北京市优秀少儿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。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，在它的封底印有“绿色印刷产品”标志。

按照国家有关标准（HJ2503-2011），绿色印刷选用环保型纸张、油墨、胶水等原辅材料，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，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。

北京市优秀少儿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，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组织开展的重要公益性文化服务项目，也是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，目的是宣传绿色印刷理念，普及绿色印刷知识，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加健康安全的读物。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责任编辑：王林

装帧设计：北京学友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插图：李稳进

封面设计：杨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最后一头战象：沈石溪动物小说集/沈石溪著. —

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14.1

（课文作家作品系列）

ISBN 978-7-107-27666-8

I. ①最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02013号
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网址：<http://www.pep.com.cn>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：5 字数：100千字

定价：15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（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：100081）

目 录



最后一头战象	1
老象恩仇记	14
瞎眼狐清窝	23
再被狐狸骗一次	34
会贸易的狐	45
保姆蟒	51
灾之犬	63
老猴赫尼	74
太阳鸟和眼镜王蛇	81
会捉大鲵的鱼鹰	87
烈 鸟	94
一对白天鹅	105
双角犀鸟	111
第七条猎狗	131
作家和你面对面	153
编后	156

最后一头战象

西双版纳的召片领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。所谓象兵，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。象兵比起骑兵来，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，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，用象蹄踩敌，直接参与战斗。一大群象，排山倒海般扑向敌人，战尘滚滚，吼声震天，势不可挡。

一九四三年，日寇侵占了缅甸，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。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。战斗异常激烈，枪炮声、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。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，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，血把江水都染红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召片领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，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，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：百象冢。

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，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，它的脖颈被刀砍伤，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但还

活着。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，把它运回寨子。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，名叫嘎羧。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，把它养了起来。

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，嘎羧还健在。它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脖子歪得厉害，象嘴永远闭不拢，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；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，短了一截，走起路来蹶蹶颠颠；本来就很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，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；岁月风尘，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。它是战象，它是功臣，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，从不叫它搬运东西，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，到东家要串香蕉，到西家喝筒泉水。

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，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。

我插队的第三年，嘎羧愈发衰老了，食量越来越小，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，皮肤松弛，身体萎缩，就像一只脱水柠檬。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，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，他对我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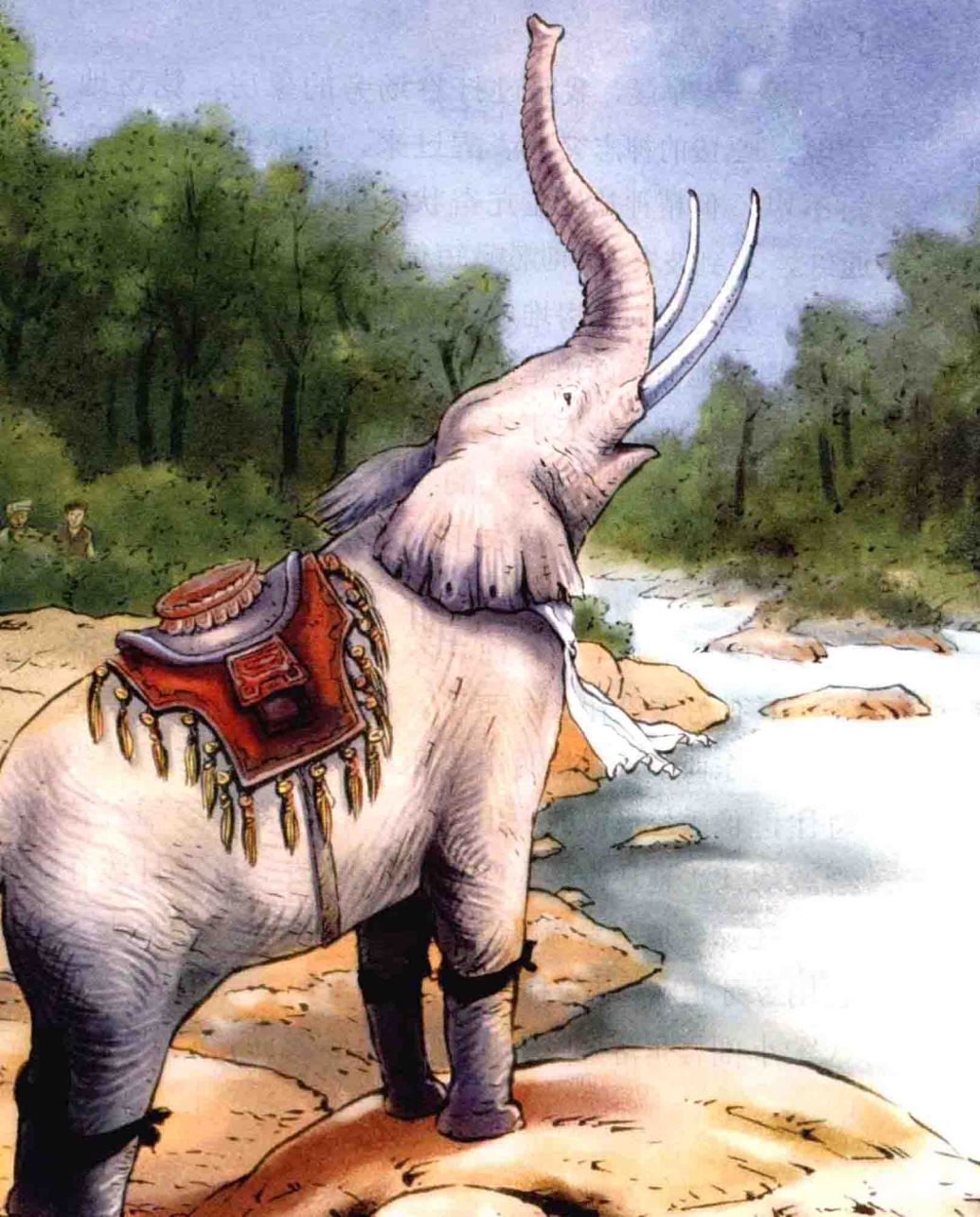
“太阳要落山了，火塘要熄灭了，嘎羧要走黄泉路啦。”几天后，嘎羧拒绝进食，躺在地上，要揪住

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，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朝你看一眼。我觉得它差不多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。

可一天早晨，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，惊讶地发现，嘎羧的神志突然清醒过来，虽然身体仍然衰弱不堪，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，两只眼睛烧得通红，见到波农丁，嗷嗷嗷短促地轻吼着，鼻子一弓一弓，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，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，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。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，它发起脾气来，鼻子抽打房柱，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。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。波农丁拗不过它，只好让我帮忙，爬上小阁楼，往下传杂物，看它到底要什么。

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、两串老玉米、几条破麻袋，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。我以为它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，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，它用鼻尖勾住，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。我又将半箩稻谷传给波农丁，他还没接稳呢，就被嘎羧一鼻子打泼在地，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。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，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。

小阁楼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，已找不到



可扔的东西了。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。

“再找找，看看还有啥东西？”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。我掀开破篾席，里头有一具类似马鞍的东西，很大很沉，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，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。除此而外，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。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。奇怪的事发生了！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，一下安静下来，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，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儿上摩挲着，象眼里泪光闪闪，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
“哦，闹了半天，它是要它的象鞍啊。”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，“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，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，它还佩戴着象鞍，在给它治伤时，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。唉，整整二十六年了，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没想到，它还记得那么牢。”

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，甩到自己背上，示意我们帮它捆扎。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劲，这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。

象鞍上留着弹洞，似乎还有斑斑血迹，混合着

一股皮革、硝烟、战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。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，四周镶着一圈银铃，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，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，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，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。嘎羧披挂着象鞍，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。

“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？”我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，“我想，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。”

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。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，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，其余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，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，便离开象群，告别同伴，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。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，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，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，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块凹坑，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，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，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小象从出生到临终，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，却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凭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，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。

“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，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！”我说。

“这我就说不清了，也许，嘎羧天生是个小气鬼，临走在向我们讨回属于它的东西。唔，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。”

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，嘎羧平时并不吝啬，恰恰相反，待人还挺慷慨挺厚道的。我好几次看见，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，寨子里的小孩伸手向它要，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一只来给他们。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，嘎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具象鞍，含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，嘎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，找它最后的归宿了。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，对救活它、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。嘎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，男女老少都涌到打谷场来为嘎羧送行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与其说是送行，还不如说是送葬，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。许多人都泣不成声。村长帕琫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，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。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、甘蔗和糯米粑粑，送到嘎羧嘴边，它什么也没吃，只喝了

一点凉水。

日落西山，天色苍茫，在一片唏嘘声中，嘎羧上了路。

送行的人群散了，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瞭望。我以为他在为嘎羧的出走而伤心呢，就过去劝慰道：“生老病死，聚散离合，本是常情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”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有胆量跟我去发一笔财吗？”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们悄悄跟在嘎羧后面，找到那象冢……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。在热带雨林里，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，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。象冢由于世世代代理葬老象，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。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，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，通常都把象冢选择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，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。但如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，悄悄尾随在死期将临的老象后面，就有可能找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。邻近的曼蚌寨有个名叫岩鸣

的猎手，三年前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头奔赴黄泉的老象，结果从象冢里背回七十八根象牙，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。可我总觉得做贼似的跟在一头老战象后面，去捡它的便宜，好像不怎么地道。我犹豫着，沉默着，没敢轻易答应。

波农丁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我们只捡象冢里其他象的象牙，嘎羧的象牙我们不要，也算对得起它了嘛。”

这主意不错，既照顾了情感，又可圆发财梦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俩拔腿就追，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踽踽独行的嘎羧。天黑下来了，它脖颈上那根标志着出殡用的白纱巾成了我们摸黑追踪的路标。它虽然跛了一条腿走不快，却一刻也没停顿，走了整整一夜，天亮时，来到打洛江畔。

这是一条美丽的边境河，翠竹掩映，晨雾萦绕，不远处有几个村寨传来鸡鸣狗吠。嘎羧站在江滩的卵石上，停了下来，久久凝望着清波荡漾的江面。

这儿虽然不是热闹的市肆城镇，但四周有村寨，附近有渡口，也绝非荒无人烟的山野，怎么可

能会藏有象冢呢？

“我想起来了，这儿是水晶渡的上游，二十六年前，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嘎羧给抬上岸的。”波农丁指着江湾一块龟形的礁石说，“幸亏有这块礁石挡住了它，不然的话，它早被激流冲到下游淹死了。”

这么说来，这儿就是二十六年前抗日健儿和日寇浴血搏杀的战场！

这时，嘎羧踩着哗哗流淌的江水，走到那块龟形礁石旁，鼻子在被太阳晒成铁锈色的粗糙的礁石上亲了又亲，许久，才昂起头来，向着天边那轮火红的朝阳，“啾——啾——”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。它突然间像变了一头象，身体像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，四条象腿的皮肤紧绷绷地发亮，一双象眼炯炯有神，吼声激越悲壮，惊得江里的鱼儿扑喇喇跳出水面。

我想，此时此刻，它一定又看到了二十六年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：威武雄壮的战象驮着抗日健儿，冒着枪林弹雨，排山倒海般冲向侵略者。日寇鬼哭狼嚎，丢盔弃甲。英勇的战象和抗日将士也纷纷中弹跌倒在江里……

我对嘎羧肃然起敬，它虽然只是一头象，被人类称为兽类，却具有很多人所没有的高尚情怀。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，它忘不了这片它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，特意跑到这儿来缅怀往事，凭吊战场！

太阳升上了槟榔树梢，一只独木舟剪开浓浓的江雾，艄哥放开喉咙唱着山歌，从上游飘然而下。嘎羧离开打洛江，钻进一条草木茂盛的箐沟。这一次它大概要直奔神秘的象冢了，我想。我们跟在它后面，走了约一个多小时，在一块平缓的向阳的小山坡上，它突然又停了下来。

“哦，这里就是埋葬八十多头战象的地方，我参加过挖坑和掩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喏，那儿还有一块碑。”波农丁咬着我的耳朵说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荒草丛中，果然竖着一块石碑，镌刻着三个烫金大字：百象冢。年久日长，金箔剥落，字迹有点模糊不清了。

莫非嘎羧它……我不敢往下想，斜眼朝波农丁望去，他也困惑地紧皱着眉头。

嘎羧来到石碑前，选了一块平坦的草地，一对象牙就像两支铁镐，在地上挖掘起来。土块翻松后，它又用鼻子把土坷垃清理出来，继续往下面

挖。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又经过长途跋涉，体力不济，挖一阵就要站在边上喘息一阵，但它坚持不懈地挖着，从早晨一直挖到下午，终于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浅坑来。它滑下坑去，在坑里继续深挖，把用鼻子卷着的土块抛出坑来。我们在远处观看，只见它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往下沉。太阳落山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它仍在埋头挖着。

半夜，嘎羧的脊背从坑沿沉下去不见了，象牙掘土的咚咚声越来越稀，长鼻抛土的节奏也越来越慢。鸡叫头遍时，终于，一切都平静下来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我和波农丁耐心地等到东方吐白，这才壮着胆子，走到坑边去看，土坑约有三米深，嘎羧卧在坑底，侧着脸，鼻子盘在膝弯处，一只眼睛睁得老大，凝望着天空。一条四脚蛇从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，爬到它的眼球上，它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它死了。它没有到遥远的神秘的祖宗留下的象冢去，它在百象冢挖了个坑，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伴们葬在了一起。作为一头老战象，它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土坑里弥散着一股腐烂的气息，看得见二十六年前埋进去的战象的残骸，红土里，好像还露出了白的象牙。嘎羧那对象牙，也因挖掘土坑而被沙土磨得锃亮，在晨光中闪烁着华贵的光泽。波农丁牙疼似的咧着嘴苦着脸说：“要是我们在这里捡象牙，只怕是盖了新竹楼要起火，买了牯子牛也会被老虎咬死的啊！”

“对，是要遭报应的。”我说，“除非我们枉披了一张人皮，我们不会在这里捡象牙的。”

我和他一起动手，将浮土推进坑去，把土坑填满夯实，然后，空着手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回寨子。